

让舞韵在血液里流淌

——记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冠军、评委景兰



景兰(前中)和学员一起跳东方舞

□记者 卢好亮 通讯员 庞静 文/图

景兰,从小热爱舞蹈,长大后迷恋上东方舞。一路“舞”来,她用舞韵叩开五彩缤纷的舞蹈世界。

为实现舞蹈梦想,毅然辞职

景兰小时候因为诸多原因,没有机会学习舞蹈。大学毕业后,她进入金融业,成为一名“白领”。舒适的工作环境、优渥的待遇,让每一位同龄女孩羡慕,但景兰对“白领”生活并不满足。

“那个时候,每天我都会莫名焦躁,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缺了点儿什么。”景

兰说,也许从那时起,成为一名舞者的梦想已在心中发芽。

一次偶然的机会,景兰接触到东方舞。东方舞是源于中东地区的民族舞蹈,异域风情的旋律、优美诱人的舞姿,深深地吸引了景兰。

“从看到第一支东方舞表演,我就确定,这就是我心中的渴求和梦想,我焦躁的心有了着落。”想起当时的情境,景兰依然难抑激动。

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人来说,自学舞蹈,相当艰难。那时候,每天上下班回家,景兰总是迫不及待

换上舞蹈鞋,跟着视频一遍遍地练习。有时脚趾磨破出血,她用纱布包裹一下,忍住疼痛继续练习。冬天天气寒冷,但练舞又不能穿过厚的衣服,她总是瑟瑟起舞,在舞蹈的世界里悉心追梦。

后来,景兰学习舞蹈遇到瓶颈——天天靠自己“闭门”摸索,耗时耗力,进步很慢。她感觉到,要拜师学习。

当时,东方舞刚引入国内,在周口更是闻所未闻,要学到正宗的东方舞只能到外地甚至国外。为此,景兰毅然辞掉工作,踏上了求学路。

刻苦求学,让自己成为最好舞者

“我对舞蹈很狂热,喜欢就会不分昼夜地练习,有时一个动作就练200多遍。”陷入对东方舞的痴迷后,景兰就遍访名师。从2014年开始,她先后跟随国内名师李晶晶和国际东方舞巨星DARIYA、ELANA、ALIXCE学习,并跟随国际巨星AIDA学习。她先后两次进入东方舞界顶级明星导师训练营“重生班”深造,并受邀参加“重生班”明星导师全国巡回授课。

“我对自己要求几近苛刻,在舞蹈上我永不知足、永不服输!记得在‘重

生班’学习第一天,测试时我是班里最后一名;毕业时,我成为了全班第一。”景兰感慨地说,“我时时感觉到舞蹈的韵律就像血液,在我全身流淌,激荡我不断追求卓越。”

奖项等身,做一名舞蹈传播者

当心中有梦、身心相融,不图结果、全力以赴时,生活也往往对你特别眷顾,给予回报。景兰用生命与舞为伴、与舞对话,让自己独具的激情和灵气融入舞蹈,在舞蹈世界里“舞”出自己的精彩人生。她于2014年获得国际东方舞组委会高级导师认证,2015年获得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冠军,2016年受邀担任尼罗河国际东方舞大赛评委和表演嘉宾,2017年以来每年都是东方舞赛事评委。

景兰从2013年开始从事东方舞教学以来,培养出3000多名优秀学员,仅周口就达200人以上。“东方舞博大精深,优雅、迷人,愉悦身心、塑体健身,有利于女性身心健康,更能凸显女性之美。”景兰说,她要让越来越多的舞蹈爱好者领略东方舞的魅力,让东方舞绽放异彩。②7

(接上期)

一车人回到住处,老板娘和一个当地妇女,已经做好了晚饭。简易棚里两口冒烟的大铁锅,一锅面条,一锅开水。拾花工们端来盆子,舀热水泡手、洗脸、烫脚,没有多余的水洗澡,手和脚必须得泡一泡。“酒窝姐”说,一天下来手指头都是硬硬的,搽到热水盆里泡软乎了,才能拿筷子吃饭。

大家伙儿端着饭碗盛面条,我伸头朝锅里看,面条已熬得只成面,不成条,一锅粥似的。大家端着碗蹲在墙根喝面条,呼噜噜一碗,呼噜噜又一碗,喝得脸上汗津津的。我仍就啃馍馍,这次脸皮厚了些,吃一个拿一个。老板娘给我冲了一茶缸鸡蛋水,我感激地接过来,一口气喝下去,肠胃一路快乐地叫。这鸡蛋水,怎么品都比在家时好喝,这还是鸡蛋吗?天鹅蛋才是这个味道。

“酒窝姐”手拿一个紫红的洋葱,一层层啃着吃,嚼得咯嚓咯嚓响。

她说:“这皮芽子就馍很好吃,你试试。”

我纠正说:“这是洋葱。”

她笑,指指那个新疆女人说:“跟她学的,新疆人都这么说。”

我说:“噢!才来了几天连文化都融合了。”

“酒窝姐”没接话,新疆女人走过来,扇动着长睫毛问:“你俩说我撒呢么?”

我忙站起来对她说:“俺俩撒呢也没说么。”

老板娘给我收拾好了一个单间,我说要和姐妹们一

起住,老板娘把我拉到一边,小声说:“那可住不得,没有下脚的地方。”

我说:“不会吧,我试试。”

一迈进门坎,一股说不出的气味扑来。我止住脚,抬眼看,一个五六间屋子长的筒子房,没有一扇窗户,紧靠两边墙,一拉溜摆放三十多张高低床。中间的过道,满地都是盆盆罐罐,还有纸箱和鞋子。还有人,双脚泡在盆子里,湿了一片地皮。

见我进来,有人招呼说:“来来来,坐坐坐。”连连拍打着身边的床铺。床铺花花绿绿,堆着各色衣裤。“酒窝姐”站起来,拉着我的手说:“坐我这。”

我在“酒窝姐”床边坐下,气味有些浓度,有些复杂,我在田间采访时就闻到了。记得当时我问:“那你们怎么洗澡啊?”

大妹子说:“洗啥澡?在哪儿洗?没洗过,用毛巾抹抹就妥了。”我问:“你们来这多久了?”

她翻着眼皮一算,说:“明天整四十天。”

听到这,我又立刻站起,来回走两步,拿定主意坐下,掀开大姐的被子,狠狠地说:“我今晚就跟你们睡了。”

姐妹们一个不小的意外,我也意外地得到两个酥梨、三个苹果、一把葡萄干。

我边吃边酸酸甜甜地说:“你们比俺老公还疼我。”

送葡萄干的女子说:“那俺比不上你老公,他给的东西俺可给不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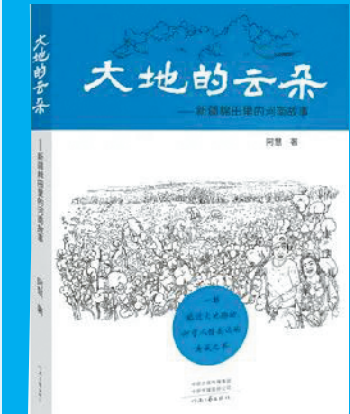
大妹子骂她说:“你个没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出息的货,又想老公了吧。”葡萄干女一撇嘴说:“你不想?”

大妹子魏桂花扭头看门口,说:“不知道。”

她一说不知道,大家伙都“哦”了一声,说:“知道了。”

我还没有悟过来,问:“知道啥了?”

大家一起笑起来,“酒窝姐”点着我:“妹子你白喝了一肚子墨水子。”这下我也知道了,伸手点了一下她脑壳,她也点了我一下,一屋子女人笑得东倒西歪。一时间,我感觉就像坐在河南老家那光溜溜的打麦场。

姐妹们渐渐沉入梦境,我无法入睡,身子酸痛得难受。听见小老鼠在地上窸窸窣窣;听见屋外的风呼呼呜呜。

对面下铺的姐妹,突然翻一个身,伸手朝旁边抓,嘴里说:“抓呀、抓呀、抓不动,哼哼……”

把邻居抓醒了,“啪”地打了她一巴掌。

“酒窝姐”在被窝有响动,一声又一声,我捂紧被头,憋住,不呼吸。终于憋不住了,深吸一口气,是不太新鲜的皮牙子味儿。

李大义老板在外边喊时,我才找着睡觉的感觉,只听他突然一嗓子:“起来吃饭啦!快起来!”

有人气得直哼哼,说:“周扒皮。”意思是说,李大义就像《半夜鸡叫》里那个坏心眼的老地主。

“酒窝姐”起身穿衣服,

朝她“嘘”了一声,说:“别让他听见。”

大家闷闷地起床,走路还在睡梦中,我也跟在后面摇摇晃晃,像踩在棉花包上。

摇晃到屋外,更像是梦境了,天黑洞洞的,土坑里的芦苇影影绰绰。

我一夜没暖热,出门打哆嗦,寒气上来抱住腿,顺腿向身上走,浑身立马凉个透。

老板李大义威严的身影清晰可见,他站在厨房棚子的灯光下,一手夹烟,一手掐腰。那烟头一红一灭,一股烟儿刚吐出,就被冷风扯走了。

从北边一排土坯房,陆续走出一群姐妹,我都不认识。李大义说:“这是二队的,昨天你采访的是一队,每个队也有六十多号人。”

这时,十几个男同胞也从东南角宿舍里出来了。他们在老板的注视下,洗脸,吃饭。半锅炒白菜,一笼大馍馍,一锅热面汤。

没有见到老板娘和帮厨的新疆女人,李大义吐出一口烟儿说:“她们忙午饭和晚饭,早饭我来做,让她们休息会儿,一百三十口子的吃喝,也够她们累的。”

李大义对我说:“无论饭菜好坏,我都让大家吃热的,凉菜不敢做,馍、菜、汤都放在煤火边。他们出去得早,回来得晚,这天那么冷,人都冻透了。”

果然,热饭吃到肚子里,寒气就不敢近身了,人开始有力气说话了,白烟从嘴里一股股冒出来。
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